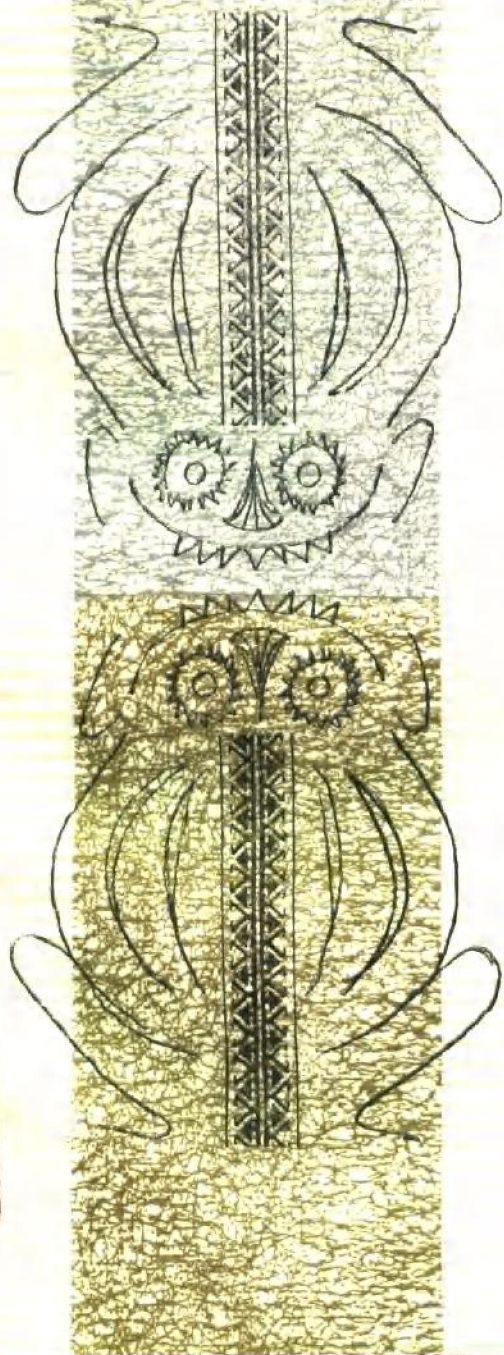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Gui Ku



鬼窟

半島

大自然到底能否究诘呢？

——歌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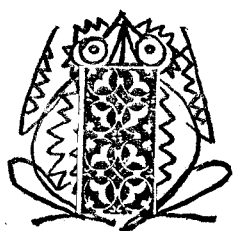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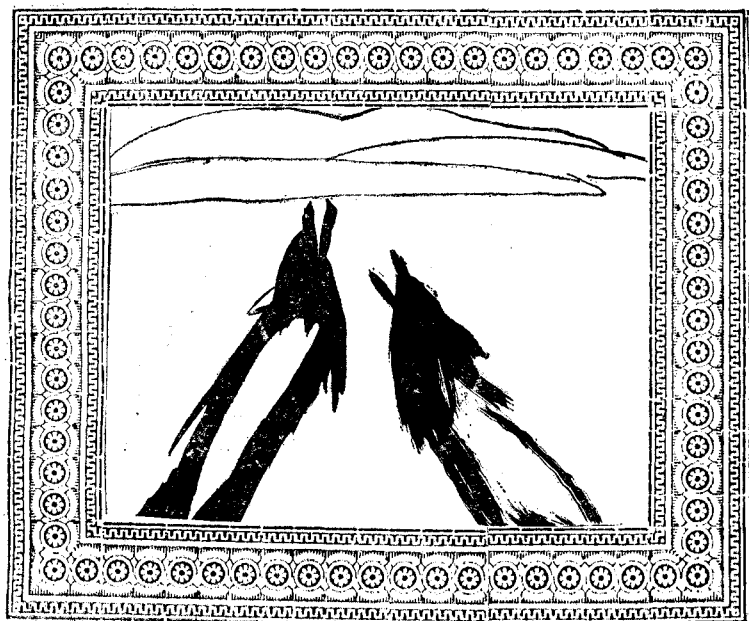


半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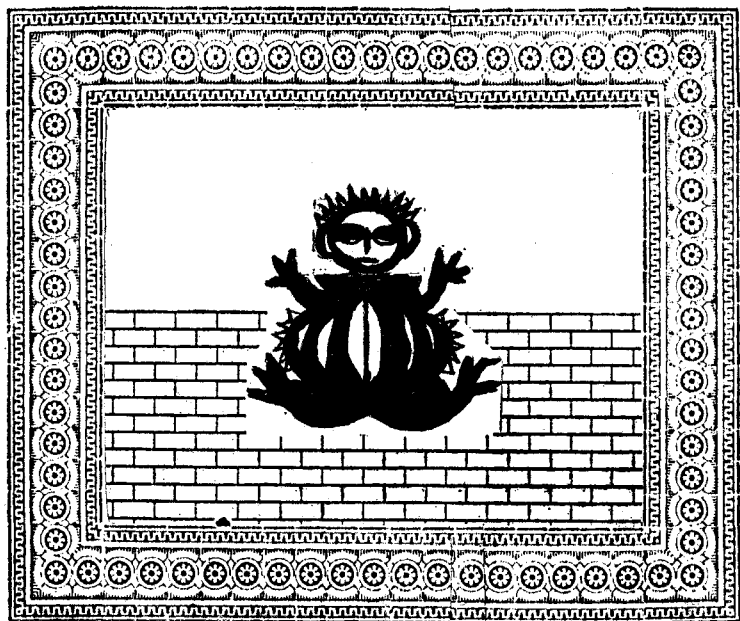
小 传

半岛：本名张水升，男，1954年10月生于湖北农村。在艰辛的少年时代即患上文学病。1978年初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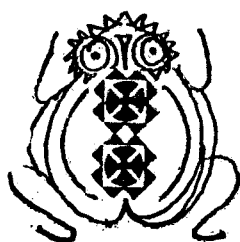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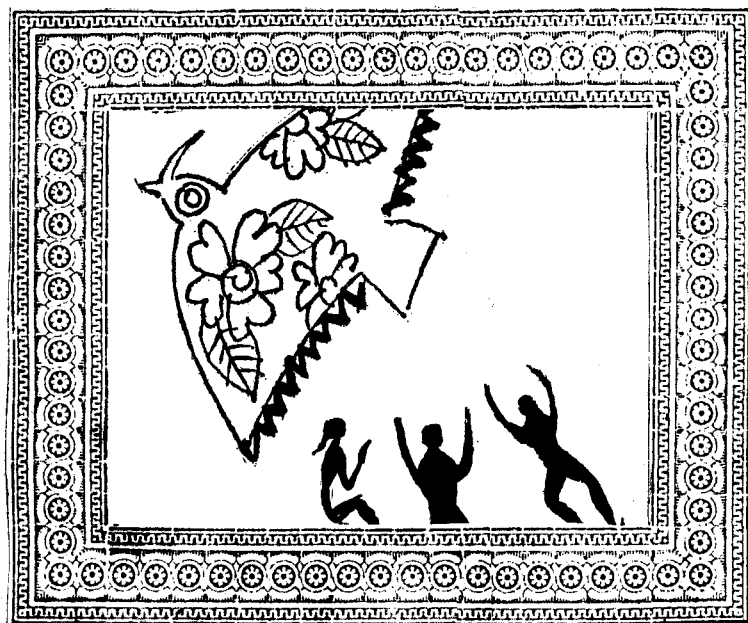
起先习诗。有诗获1984年度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1986年参加诗刊社第六届青春诗会。现主要写小说。迄今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万字。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富于人生的底蕴与命运的冷峻，并且有一种诉说现代人灵魂的切实分量。他十分欣赏贝多芬这句话——人啊，你当自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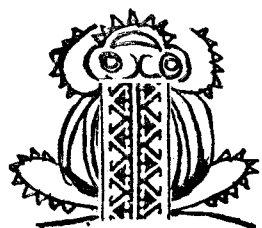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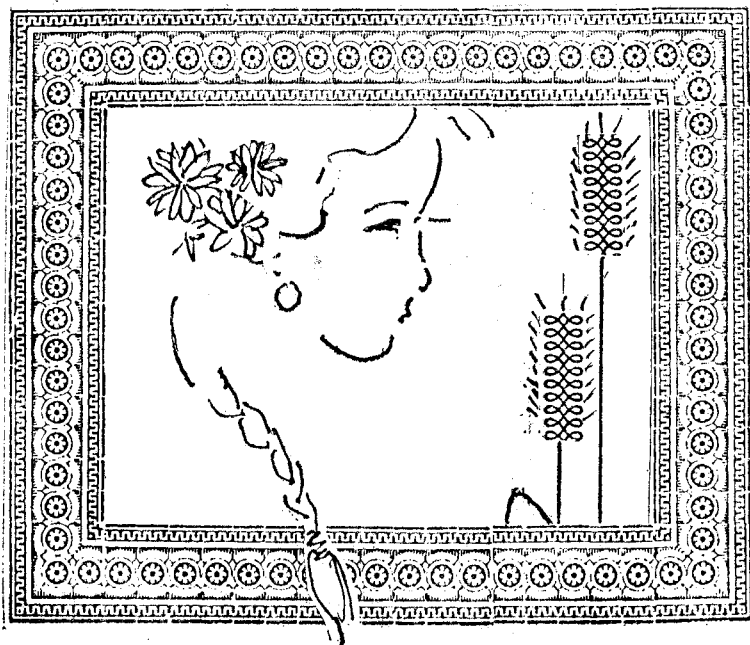
粗糙又神秘的土地
蜷曲着
蛮荒的岁月，幽闭
而无边



是谁
穿越黑暗和萧墙
窥视尘寰
——没有回声



那只
飞自梦中的小鸟
生动了
冬日的雪野，与他
生命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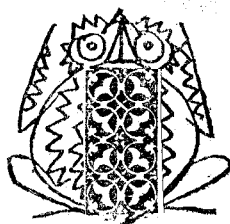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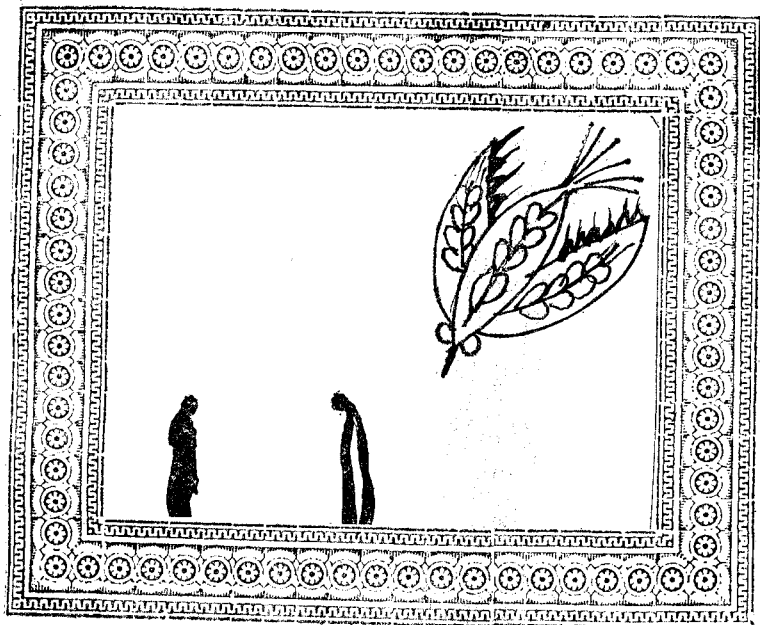


长麦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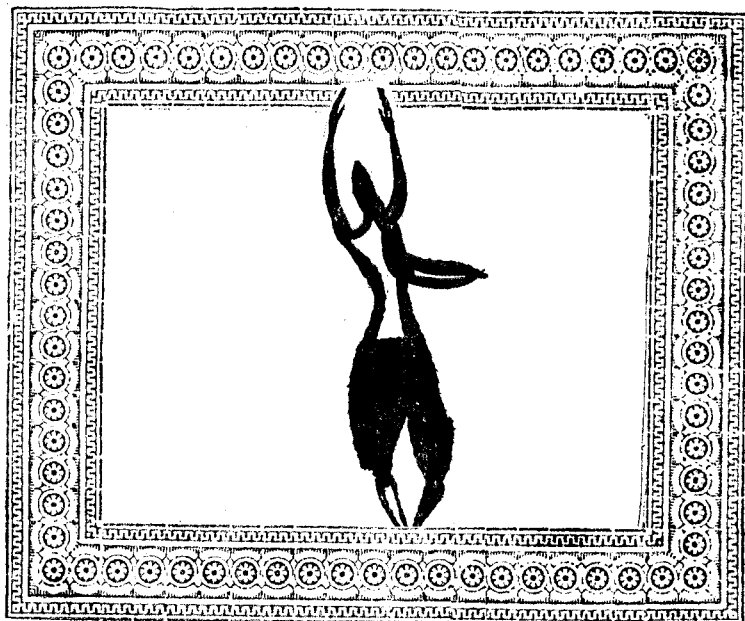
短麦秸

——这命运女神之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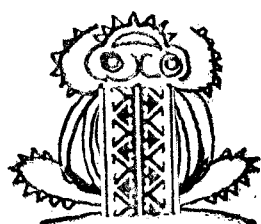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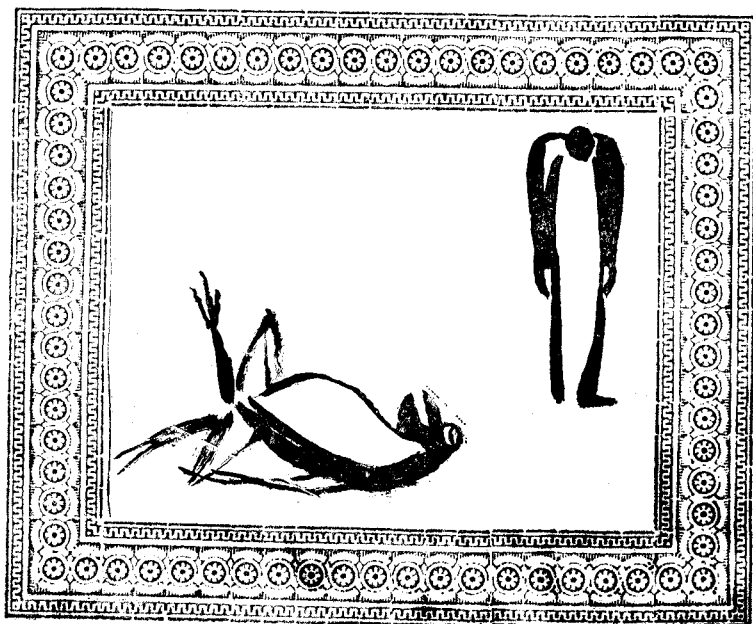
总在她眼前，一闪一闪



一切都隐去
只虚设
一个情天欲海的世界
泊进
夜风里



死不过是一种排他性
她想，她不会起来
但，磨石如秋月
将晃晃悠悠地
……浮上来



他垂手而立，凝视
它的微笑与
最后的致意
远方的一切
忽然变得似实若虚

目 录

人间烟火与冥界奇氛交混的艺术世界

——序言·····	曾镇南(1)
楔子·····	(20)
一 什么东西登堂入室·····	(23)
二 蚊子的故事·····	(36)
三 别一世界的回声·····	(48)
四 生命出口·····	(58)
五 又见红色鸟·····	(71)
六 可咒的日午·····	(82)
七 谁抽着长麦秸·····	(92)
八 在哪里见过你·····	(105)
九 挑一只水桶的孩子·····	(120)
十 尴尬的劳动方式·····	(131)
十一 后事没有征兆·····	(146)
十二 夜半谁敲门·····	(159)

十三	仰头婆娘低头汉·····	(170)
十四	走不出鬼墙·····	(179)
十五	武术与精神感应·····	(190)
十六	可以糊涂的夜·····	(205)
十七	那地方布满诱惑·····	(217)
十八	危险年龄·····	(231)
十九	未知生，焉知死·····	(246)
二十	好没来由的雷·····	(258)
二十一	花神遗忘的角落·····	(267)
二十二	未门之门·····	(283)
二十三	炫目的紫光·····	(295)
二十四	黄叶不落青叶落·····	(304)
二十五	家丑不可外扬·····	(317)
二十六	老蛙的微笑·····	(329)
二十七	浮游生物·····	(339)
二十八	深的潭·····	(347)

人间烟火与冥界奇氛 交混的艺术世界

— 序言

·曾镇南·

我认识诗人张水舟已有多年。由于我一直不敢涉足歧见纷呈的诗界，对他的诗作很少寓目，和他也没有什么深的交往。前年，他读了长沂的《黄黄儿和它的伙伴们》和我的评论，出于一个编辑的热心，很想为它谋求出书，后因某种原因未果；但我们却因此往还较多了。

忽一日，他搬来厚厚的一摞手稿，腼腆地站在我面前，说这是他试着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感到有些惊讶：他一直用半岛的笔名练习写些小说，这是我未曾与闻的。

我立即看了他这部长篇。我有些激动。我感到若是好好修改一下，这可能是我们文学中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吴光华、刘文两同志读了这部手稿，也与我有同感。他们根据自己丰富的编稿经验，向作者提出了很多宝贵

的修改意见。

一年多来，我几乎怀着和作者一样痛苦、焦灼、期待的心情，等待作者的修改结果。我知道一个初写长篇的作者，按照别人的意见修改作品，这是既烦难又危险的事。如果他的艺术直觉不够稳固和坚强，就很可能越改越糟；如果他的劳动态度不很严肃和认真，也很可能佯改而未动。

终于，在这岁尾年头，半岛把他苦心结撰、增删三次的长篇小说《鬼窟》的定稿送来了。

我马上又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二十多万字的手稿，几乎全部清楚、整洁地重抄了一遍，象是一件打磨得非常精致、擦拭得异常洁亮的工艺艺术器皿，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我说，仅仅由于这一部《鬼窟》，半岛先生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也会获得一个特殊的席位，那也许会被认为太急于立论了。好在我平素很少就当代作品的所谓“经典性”，作预言式的判断；也没有把自己的私见遽定为公论的勇敢。那么，这一回就请读者允许我突破日渐稳健、矜持的批评心态，听命于阅读时产生的原初冲动，发一点狂悖之论罢。好在天下之视听，并不是那么容易耸动和统一的。若不幸指鹿而为马，自有海内方家的匡正和读者大众的鉴识。

《鬼窟》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创意呢？

一、试把人生翻一面看

《鬼窟》写了滚滚长江边一个有三百年历史、几十户灯火、数百口人的村子——葛店铺子；写了这个村子里十几个人物在一段时光（大约也就是从解放到“文革”中这二十余年）里的命运变化。如果就小说描写的生活领域而论，那可以说这是一部

描写长江流域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小说。类似这种题材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简直是太多了。要想后来居上，真是谈何容易。

对于中国农村中的人生境况的艺术把握方式，最习见最传统的是现实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把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和社会环境、历史变革紧密联系起来观察和反映。在这种方式中，小说中的人生图景表现为各种人物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表情、言动，表现为这些人物的利害冲突、个性对抗，表现为这些人物对读者熟知并经历过的社会斗争、变迁等的独特的心灵反应。现实主义小说里的人生，是打着具体的历史阶段印记的、甚至具有编年史价值的人生，是和现实运作最恒常的表象形态吻合的人生。

应该指出，这种掌握人生境况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式，并不象某些急于趋新并霸气十足的新潮“头领”人物武断地宣布的那样，只能停留于对生活的简单的复写和直观的摄像，早已应该摒弃。不，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手里，这种现实主义的掌握人生境况的方式所具有的概括生活和透视灵魂的可能性和潜力还远未穷尽。即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从《风云初记》到《创业史》，从《河的子孙》到《黄河东流去》，从高晓声的第一部长篇《青天在上》到路遥的第一部多卷本长篇《平凡的世界》，都足以表征现实主义的掌握人生境况的艺术方式的生命力是健旺的，它所能达到的深度和诗美也是有目共见的。

作家掌握人生境况的艺术方式，是和他对人生、人类、自然、宇宙等等的基本看法相联系、并涵泳于他的心理气质之中的。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不能力强而致，也不能力强而弃的。他只能作适性而自然的选择，无须听主观妄断的批评家的饶

舌。比如路遥的近作《平凡的世界》，恪守的是非常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非常传统的对人类生活中真、善、美境界的信念与追求。他把人物置于可以按迹循踪、窥其演进的历史事件的链条之中，熔个体的命运感和历史的沧桑感于一炉，使小说中描绘的双水村成为中国农村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僵滞走向改革的一幅缩图。他所钟情的、精心刻镂的主人公孙少平的形象，具有一种在理想主义照耀下忍苦搏战、驾驭命运的力量和激情，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深切共鸣。作家对自己选择的题材的强烈的情感态度和纯洁的伦理情操，造成了一种与人物的命运变化相交织相激荡的情感激流，裹挟读者掠过小说有意铺排开来的广大的空间和缓进的时间、繁冗缤纷的历史事件和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进入了一个崇高、严肃、苦难、美好交织的人生境界。这种由感情的饱满造成的审美效果，抵消了小说的庞大布局和编年史笔意所必然带来的某些沉闷、浮泛的欠缺，使这部小说，成为目前恪守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的一座碑碣了。

路遥的这种现实主义地掌握人生的方式，是和他对人生、社会、历史的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性理解相联系的。这是一种从有规律的社会历史的巨变去看人生和人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从人对社会历史活动的自觉参与和理性把握的角度观之，人生和自然都是有序的、可知的，人的理性力量、认识水平、创造激情、奋斗精神，都可以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这种方法在处理具体人物的命运时，并不否认某种无序、偶然甚至神秘的因素，但又往往达观地把这些因素归结为有序的整体历史演进的必然表现。应该承认，这种方法和务实的怀着改革社会热忱的人们是易于共鸣的。